

雕

菰

集

雕菰集卷十七

江都焦循著

姚仁和百歲詩序

乾隆丙午夏六月有乘肩輿於市者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輿中人怒責負囊老人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盡肉半斤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輿中人姚姓仁和名是日值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肩之者其兩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尚黑望之止若六十許人精力健於子是時頗有賦詩爲之壽者西山

林丈樞言爲之治酒肉以待賓客予以未終服且傷親
年不及七旬有來告者不忍聽越一年丁未予省婦翁
渡湖與仁和適同舟問其所向曰將入城策蹇平曰步
行觀其形樸而厚類有道者然而農也先是里人將爲
之舉於有司又商人某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
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者所宜
天且促我歲用是未舉於有司戊申秋友人以諸壽詩
示予屬予補爲之或曰丙午仁和已百有一歲至此百
有三歲矣予旣爲詩復序其事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昔者吾鄉有古道之士性質高潔疾汗如讐曰喬君樸
友昔者吾鄉有博學之士鑒於人倫洞悉隱微曰汪君
容甫兩君不輕與人交不輕許可人而皆與朱翁善且
皆稱道翁之善不衰余外家謝氏與翁爲戚翁之壻汪
君厚菴爲文舟孝廉之子其弟昌序嘗從予遊皆能悉
翁之家事余因得聞翁之善甚詳翁名世連字登三兄
弟五人翁居次而與弟西庚爲孿生西庚名世齡生後
於兄僅數刻兩翁異居而共以貿易硃砂爲業兄統其
事弟任其勞雖細務必共議而後行或有急則互相濟
見故家子弟必勸以讀書其貧者佐以膏火之費賴兩

翁成名者非一人乾隆五十年郡大饑親友中貧不自給者兩翁餽以粟待兩翁舉火者非一家製耐饑餅用糯米聚仁和而成之食可已饑鄉里間賴兩翁得存活有徽州友人某臨歿以孤托兩翁兩翁飲食教誨爲之婚娶已而失業兩翁復收養之始終不負所托凡此者兄倡之弟和之歷數十年未嘗有異辭古者一夫百畝未室者有餘夫之田旣授室則別爲一夫其士大夫之家有采地有祿其收族有宗法而不必以同居爲友悌世祿井田之法廢家有私蓄於是蔡邕之徒以不分財爲義然而卜式王商之篤於兄弟則正著於分財晉宋

後人避戶役之嚴往往累世不肯別爨豈皆友悌之誼
使然余見近有自稱君子者強慕同居之名陰以詐狡
行乎其間相見以僞相鈴以術至於閨房骨肉囂爭詬
誶不獨簞食豆羹見諸辭色而已以視兩翁之不同居
而兄倡弟和樂善不倦歷數十年無異辭其賢不肖相
去爲何如余嘗見夫兄弟之同居者財貨出入之間齟
齬不能相合若夫不同居而同業其勢尤不易久處苟
非天性醇篤真克孝友鮮不計及錙銖釀爲嫌怨兩翁
者不同居而忘其非同居也共業而忘其爲共業也如
兩翁者真能友悌真君子也登三生經甲西庚生紳紳

後經甲生半月兩翁德行同聲音笑貌同其子之賢又同嘉慶乙丑六月同壽八十鍾保岐李濱石諸君子以詩歌相祝汪慶人作圖江都焦循述所聞以爲之序

黃次和七十壽序

乾隆丁未余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壽氏之客有潘君掌絲者詩人也每過余論詩必稱有黃子萼棣者年最少將來必以詩名家萼棣者春谷舊名也已酉余始交次和春谷兄弟余時年二十七次和長余十四年不以余爲野逸弟畜余甚親時次和新遷雙橋巷庭有一奇石高二尺許種一梅題其室爲雙橋一石一梅花書屋余

時時飲食其中拜見其尊甫仰岑先生先生年七十言
論風采似先子余每見之如見父而先生每共余坐譚
論良久不倦乙卯後余客山左浙右又以會試奔走京
師壬戌後余家居而春谷則官於粵西次和亦客遊泛
江水而南念向之朝夕相見詩酒笑言每當春花和月
之下往來係之嘉慶丁丑冬余以事偶入城春谷已移
居流芳巷口大宅適次和自江南歸其宅有白石山高
二丈相傳爲前明所遺闕百許年次和春谷召余飲自
石山下余年已五十有五而次和則六十有九矣溯始
交時凡二十有八年同坐者李比部冠三汪司務掌廷

張刺史開虞皆三十年舊交撫今話昔纏綿不已而次
和精神奕奕須髮尙黑勝乎余之齒危而髻禿也笑謂
余曰余明年七十矣憶六十時子嘗以詩祝我明年當
仍祝我以詩噫嘻人生之樂莫過於兄弟俱存座中人
無不爲次和春谷欣且慕焉余歸思有以爲次和祝而
次和之爲人其雖雖以孝弟見者人盡知之爰述余與
次和春谷始終交好之誼以爲一觴之助云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吾友程君定甫伯仲四人皆深於學精於屬文間嘗論
其風概中之深於詩魏公深於書一亭深於禮而定甫

深於易每共文酒之會中之談述古今委婉不倦不以
年齒自長不侮人不計人之侮已魏公曠達不拘使市
井鄙俗之氣退不能上時出一二語無不中事物之要
一亭艷艷謙遜不欲上人而縱筆爲詩文瞬息得千言
定甫一笑一語必合規矩是非可否了然於中不競於
外相對之間各盡其美如四君者誠闕一而不可歲丁
巳定甫將遊京師同人繪圖賦詩以相贈送或曰與世
周旋有二道焉曰熱以令人近日炫以自見其才定甫
淵穆其氣簡默其口將無以爲涉世資余謂非也賡歌
喜起之世卿大夫重實而黜浮覆言以觀信定甫爲笏

山先生之孫筠榭先生之子文章如午橋魚門兩太史
經學如易田孝廉皆爲其宗族伯叔喬石林王子中諸
前輩世爲其外姻劉教諭端臨汪明經容甫爲其交友
氣脉之所淵源耳目之所濡染兼以好學深思根於經
發於史參以諸子雜家固有取之不窮核之不破者而
又忠信誠篤不致如劉炫王勃之流見薄於有道之士
以此涉世吾知其必有合矣去年五月一亭歿中之及
魏公定甫不勝其悲悼今定甫復遠遊別離之況昆弟
間又當何如定甫與京師士大夫遊名譽日起而里中
文酒之會不免傷離索焉是賦詩送別者所以樂耆年

悲者半也

贈方鐵珊序

與鐵珊同處浙撫幕中鐵珊所司繁暇而爲詩近益勤日得數篇均寫示予予無能酬也予生平所好較雜十幾歲時好呼盧覺天下事莫勝乎此旣而好飲酒又若酒勝旣而爲詩爲古文亦如呼盧與酒也其爲詩始爲李賀則若詩莫賀若旣而爲白爲韋柳爲元道州爲皮陸爲杜少陵皆如學賀時旣移詩之好於古文於周秦則外漢魏於漢魏則外唐宋及入唐宋之中而索之而久之又覺唐宋人之文周秦漢魏有未若也予始好食

蒜而惡韭筵有韭則遠其坐丁巳授徒村中見畦中韭
肥秀可愛試食之善每食遂不能去舊時服黃芩石膏
每帖可兩許近則服茱萸乾薑惟恐寒藥之入口而詩
與古文迭相疎密亦如服食然五六月自都中歸密於
詩日爲數篇入秋密於文與詩遂疎誦鐵珊諸詩歌令
當六月間不和之相與競不已也值與文密乃爲文以
酬之鐵珊將以非所酬爲怪然鐵珊今密於詩烏知不
易而密於文夫執一而不變者愚也立乎此以外乎彼
者偏也鐵珊不愚不偏其不怪予可決乃書以贈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嘉慶乙丑冬汀州伊公墨卿先生來守吾郡興利除害
郡大治未三年以憂去郡之人如失慈父母焉公以郡
志久不修將網羅軼事以備著作命循奔走其間循因
得侍公見公之起居言笑藹然君子儒也時濡墨作隸
書如漢魏人舊蹟雷翠庭先生理學名儒也於公爲鄉
前輩公讀其書守其學故學純而品正措之政事多有
裨於民生國治公嘗語循欲梓雷氏遺書公之素志可
知矣先是吾鄉北湖有湯家泮者群盜所聚也每糾合
強掠人物或斬行木攘舟楫呼物主以貲贖甚至逞其
淫虐保甲汎兵莫敢禁遏公至聞其事檄縣嚴緝獲其

魁聶姓湯姓及所稱鐵褲子者數人餘黨駭散而湯家
泮遂無盜縣役聶兆何者詭稱道士率妻子占據東岳
廟講經高會誘婦女入寺里之愚民不惜供以錢粟公
廉得狀擒而杖之囊其頸逐其徒別招僧奉香火出示
諭愚民民受教各安農畝不復爲異端惑習俗爲之頓
改市井奸猾無端中人以訟名曰搭臺民之稍有貴者
多苦其擾有馬甲者其類也公察得之先出示諭之改
過馬不悛亟究治之郡中唆帮詐僞之風爲之衰息嗟
乎朝廷設官凡以爲民耳害民者莫如盜賊惑民者莫
如邪說擾民者莫如刀筆健訟之人譬之於苗三者苗

之螟螣蝻賊也公去其螟螣蝻賊則苗而秀秀而實各遂其生各正其性矣揚州居江淮之間宜魚宜稻煮海爲鹽其利尤盛而商賈工藝之流易於自食其力以給妻子所患者賊而耗之之有盜賊邪說與刀筆健訟之人也故治揚者以去害爲急害去而民無所耗卽所以養也三者有所懲而盜賊改爲良民邪說化爲善俗刀筆健訟悔而爲讀書謹愿之士又所以教也公除三害而三善備焉矣楊竹廬都尉云先將軍敏壯公廟非太守之力幾不可復今將去吾必餞而送之子其爲之序夫公之善政更僕不勝數舉其大者以爲治揚者法

送吳生序

余嘗尙論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爲親民官雖以疾跼伏田里時時靜察夫民之情吳生承寵將出而仕爲令吳生慷慨知氣節者也吾恐其忽於微也因舉而告焉余見至大之惡其端每起於至小升米之飯可以致死其親數文之錢可以及人於市近有新試爲吏者語人曰民頑甚負千錢亦來愬斯言失之余見民有錢五百販賣果蔬日可餘百錢遂足以活其父母妻子使一旦爲人負之則生計絕强者遁於盜賊弱者輕其軀命能愬於官者十之一耳且負之者固知官之微之也余見

奸民每於數之微而誘取之正以其不能愬縱愬而官必微之而不理而民之生乃瘁余謂俟其愬已遲平日所以保全之者宜有以爲之計保此千錢卽所以保其生而興仁讓厚風俗正從此起富人千金不足重貧人一錢不可忽不能深悉乎民之情徒以多寡爲輕重則惑矣余見民之害莫如訟師賊盜民可共禦之訟師民不能禦惟各恃一訟師爲之敵於是訟師之價高矣大抵奸民不能逃保甲之知訟師不能逃代書之知代書與訟師爲緣與保甲容養奸民同一弊也余見尋常訟事官委之幕友幕友惟憑訟狀之辭其辭當理則以爲

是其辭樸拙有罅隙則指駁以爲非不知人不能全是全非其辭之全是而當理者多訟師爲之也其辭樸拙有當理有不當理者代書錄其口述無裝點也余見甲有屋乙據其垣皆訟於官官乃駁甲而是乙蓋甲之辭質而無飾也又農人呈券追欠債其券字輕重大小不齊因而指爲僞村農字且不識焉得有善書者此尤枉也余嘗謂保甲代書二者宜慎其選代書得人則訟師無所施其技保甲得人則一方之情僞不能匿一方之情僞不匿則民得保其生辭不厭其樸拙而必延誤以研得其情不輕許和息則訟師之技自露語曰道千

之國故事而信不以千錢之微而忽之不以辭之樸拙而厭之敬事也欲民敬己必先敬欲民信己必先信欲民不犯法己必先不犯法官之示民也固曰不擾民固曰禁胥吏恐嚇取賄乃余見偶有路殍隸伍胥至責供給索貨財市月爲之不安民則曰官之示其誑我也所以勸導乎我禁戒乎我者亦具文耳嗚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民者未之有也余嘗讀于清端公政書其由羅山令至於兩江總督所臨則獐獍頑悍之民而戴之若父母所歷則烟瘴兵戰之區而理之如運掌公起副車固無科甲清華之藉也其骨鯁清苦不知有貧緣

鑽刺之巧也然而百姓愛之豪猾畏之上官信之朝使
歎之外番服之 聖天子優賚之迄今過雨花臺下禮
其遺像猶令人興起而仰企之不已而總其生平不過
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而已生固慷慨知氣節者也余以
于公期之以于公之顯爲生兆卽以于公之政爲生勉
募修五烈祠序

五烈祠創始于雍正十一年時新置甘泉邑錢塘龔君
鑑知縣事廉得邑有奇節五謀諸汪君應庚請於 朝
立祠在平山堂之西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周氏
也池生於貧家許嫁吳廷望廷望以從軍歿於粵中其

父與女之父議請妻其仲子許之矣女聞而縊死已而
有霍氏名九年十九許嫁於李正榮李死女自殺以殉
邑人義之葬於池氏墓之右稱雙烈且立爲雙烈祠祀
之裔氏本北湖儒家女爲媒誤嫁西城孫姓孫之母及
二女與縣吏通強裔從之裔乃閉戶以線縫衣而縊程
氏頂起鵠妻也起鵠客死嶺外程氏自經死周氏江寧
人適程國材國材歿以嫁時衣飾授國材從子曰吾夫
之鬼不飯實賴君不食二十日死先後並葬雙烈之側
至是易雙烈祠爲五烈迄今八十年久不修葺屋宇牆
壁漸壞所塑像竟有斷破者竊謂忠孝節烈之事一邑

風教所關前人創之後人不可不從而振之公議捐貲
修理約得若干數即可就特質言其略以謀諸大人先
生願出貲者自署其數於左方

習禮格序

於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四篇餘十
三篇爲格以習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
圖一大夫朝廟圖一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室若房若
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坵若牆墉屏宇戶牖無不
備削木或石爲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僕若主婦若宰
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小

於前於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簠簋鼎
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醬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楅𩂐之旌
中侯正豐觶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
爲棋前以圓此以橢書若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
立若飲若祭之類於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爲之譜習時
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
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爲負負者罰子弟
門人或用心於博奕思有以易之爲此格演之者必先
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
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

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

舟隱圖序

余始識黃君君卽以舟隱圖屬爲詩歌永其事時余初
釋母服明年有修府志之役越四年歲辛未乃以漁家
傲詞題其幅君復諄諄屬余爲文余又應之而未遽報
迄今三年有楚人年七十許刺船於真州之江君奇其
貌邀與飲酒遂縱言其人言多近於道謂君宜難進而
易退也問以姓名不答而笑君以爲隱於舟者作舟隱
圖而君旣圖之且不肯忘其人七八年時有味乎其
所謂進之難而退之易也雖然請爲君廣之余以病家處

者十年每莎笠短衣與一二佃客雜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謂非嘗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爲隱於舟者夫人不患乎易於進也患乎不知所以進者何故不知所以進者何故而徒以進爲進斯易耳余謂人宜思所以進者何故則不苟進而進不苟者退亦不肯苟是故古之人不進則已進則必稽其所以欲進者而後退所欲進者一日有未愜雖丁危疑艱困而不肯退故不易進者恒不易退彼本無所以可進者而不肯退固無足道本有可以進者一不合而卽退亦豈所以進之義哉若本無可以進者而以易進

者文之其去進不肯退者相去幾何而巧且過之矣故
與易退不若勿進既有所進者烏得遽以退爲易乎惜
乎舟隱者余不獲見見則當以此義詰之此吾所以遲
遲未報而至於三年也

雕菰集卷十八

江都焦循著

改堂閒話跋

改堂閒話一卷儀徵陳君萊有著多清談或雜以神怪
惟所書金張二孝女事甚具歲丙辰余在浙爲阮侍郎
輯淮海英靈集於黃北垞吳梅查詩集中得張孝女事
爲之大息感動急錄諸廣陵詩事卷中明年儀邑濬城
河於岸側得石幢滌其泥汙字畫畢著則所書孝女救
父本末是地卽被焚處也縣丞申公感其事立孝女祠
祀之好事者多作詩歌客告余不能詳余代詳之客駭

問何以預知告以故時汪慶人在座曰改堂陳氏嘗錄之矣以此卷示余且兼錄金孝女謂之眞州雙壁其錄曰孝女張氏居儀徵南城太平菴父癱瘓不能舉步適鄰家火女出呼救父不得復入門火勢逼迫女負父不能勝傾仆焚死父仍在背又金姓女與張居相近其父緣事被逮女哭求差役願以身往役不許卒拘繫以去女送父河干赴水死嗟乎改堂之書十數葉耳板刻之存否已不可知同郡邑之人鮮能悉改堂何人者慶人以其書孝女事藏之甚哉書之朽不朽於是可見操觚者不可不慎也孝女與父焚死時人未知也次日火息

灰燼中有兩身相帖橫門闕上戍骨枯燬脊骨破出上片大倍於下蓋女方十四齡耳二孝女者意可憐而節可敬君子曰宜並祀諸祠云

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乾隆乙卯春二月予客臨清校士館中有客自外至長八尺餘破帽羊裘白鬚蕭蕭然坐與道名姓乃知偃師武君虛谷名億耳聞之久矣武君以進士官博山縣知縣縣出琉璃器大吏檄之使歲納椀若干件君力持曰博山地不可耕樹不可蠶民賴此器以活今令輸官民生自此擾矣且縣至省遠器易損運者艱苦大不便大

吏怒屢迫之終不許大學士伯和珅使番兒手緝盜於青萊間所至婪索恐喝吏民至博山君命逮鎖之隸不敢親往手擊踣於地罵曰番兒手例不許出京爾何來以擾我百姓耶爾所恃者伯相吾不畏也鞭之卒以是罷官吾聞之益都段松苓曰虛谷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是日席間問之虛谷掀鬚笑曰天下豈有此人也半庶可耳虛谷精於金石通諸經是夜共宿聞其緒論蓋彬彬乎儒之醇也五月六日余束裝歸揚州君以初九日來濟南寓居大明湖鐵公祠堂相隔僅二晝余深悔不爲十日畱相與啗論得罄胸中未盡之意嗟乎揚

之於充千里而遙充之於豫千里而遙蹤跡無常寤寐
懷之已耳或再遇或終此不遇亦何可料哉秋九月錢
塘朱脰齋文藻自山東來帶有虛谷致余書一函開而
讀之鬚眉如見知己授經臨清書院中矣余在青州聞
博山人稱父母武公且曰自武公去而琉璃輪官矣余
爲歔歔太息嘗爲詩歌以詠其事意有不盡復書於此
云時乾隆六十年十月朔日

徐惕菴太守手書帖跋

元程願學爲長樂縣尹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願理
願學呵之曰此卽殺人賊一訊卽服事連富人富人賄

願學不可乃賄大吏移鞠他縣且以成願學罪他縣果
問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署忽大雷雨晝晦棟折瓦墜
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寘不敢復問事見趙汴東山
存稿第七卷長樂程令君行狀乾隆間萊州府平度州
民贅於婦家婦之母不安於室強女從之壻不服數出
言相侵婦之兄羅爲勞山道士以母之愬拳壻昏斃於
地復足踢母斃母躓而壻甦乃鳴於州稱壻殺其母州
置壻於理乃壻先斃伏地母之傷則足之前所致州讞
辭固云道士歐壻伏地母往勸壻足起致母死若是則
傷宜爲足之後時徐君惕菴爲萊州府知府核之反其

獄州不能平愬於大吏而惕菴所驗之傷迹復驗之頓
無壻亦自認爲已殺惕菴無以間其口惕菴素好大言
惡之者衆將假是以快其忿相擠下惕菴獄時徐大夫
人居萊囊無一錢惟卽墨令某時時周之惕菴在獄念
此獄不平無以懲不孝且身死不足惜坐令老母飢餓
抑鬱非人子乃於獄中草狀付弟賁入都上之 天子
動色 命大司寇胡公季堂察其獄詰壻壻仍自伏罪
如初十日獄不決雷聲旦夕繞室鳴漸震烈道士將釋
出忽雨足凝立面北不能言詰之乃自陳母之斃由已
不由壻惕菴得白事與願學合豈偶然哉惕菴名大榕

常州武進縣人以其事無詭隨共呼之爲亂子亦狂者以不狂爲狂之義也方其入獄讎家思絕其食惕菴豫防之藏餅餌於懷得不死然出獄時不食三日矣初梏惕菴於途民攀轅泣者滿道路有溪民載筏渡徐太守他人不得渡平度州知州於道士自陳之夕頸生瘍一夕死如殺或曰實自殺也歲乙卯余在濟南聞諸齊人所稱述者如此時惕菴爲他事罷官余始於樂源書院馬秋藥院長座上識之已而屢會於大明湖之水木明瑟軒惕菴爲人磊落善談工詩長於書法此帖書於濟南者也尤好遊濟南龍洞峭壁上有石梁高十丈廣數

尺牘菴曾行其上也

江處士手札跋

乾隆庚戌余館於深港卞氏宅嘗撰羣經宮室圖五十篇是冬嘔血幾死遂梓之疎漏所不免也吳中處士江君艮庭聲以書規之規之有未協至於往復辨論焉嗚乎人有撰述以示於人能移書規之必此書首尾皆闕之矣於人之書而首尾闕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其規之當則依而改之其規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其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處士兩書皆用許氏說文體手自篆之工妙無

一率筆尤足見其德性之醇穆久珍而藏之篋恐子孫不知以爲是與余辨論者爲素不相好也特表明之處士家君名鏐字貢廷好釋氏書自號曰補僧素食手寫佛經數十卷乙卯丙辰間同寓武林學院署中出則共一舟情好最密嘗行富春江上余著野服散髮放歌補僧瞑目凝立誦佛舟故有伎伎榻與客榻僂至是伎驚以爲怪避去時以爲噱云

蜀道歸裝圖跋

乾隆己巳桐鄉朱君葯房以兄故胥靡蜀中兄達官與罪自投於水然無以明也繫蜀獄三十七年始得歸方

繫獄時子八歲家貧婦高以紡績所入供兩地食用課
子讀書爲諸生子名鴻猷字薌圃有至性與父同嘗奉
母命省父入蜀往返萬餘里備極勞瘁旣歸復母命未
幾病歿又三年葯房歸夫婦重見而子不復在矣歷四
年卒後十三年高孺人卒君子曰葯房悌弟高義婦薌
圃孝子古人卓行萃於一門豈適然哉嘉慶辛酉冬十
月晤右甫孝廉於武林節院右甫名爲弼薌圃長子也
方持祖母服以石門方檇菴所作慈竹居圖屬歌詠其
事循爲樂府歌之明日右甫曰歌子詩使我淚溢於枕
終夜不能寐予詩詎能感人右甫至性乎今年自都中

歸復客節院中與右甫晤語百餘日又獲睹樛菴所作蜀道歸裝圖爲鄉圃入蜀省親作也圖二幅一寫棧道崎嶇策蹇於陰雲古木間一寫歸來拜母依依膝前覽此圖而孝弟慈節並著紙上右甫兩手奉圖冊及犀正色長跪乞人文辭淚如欲墜者嗚乎吾於此泣數行下矣樛菴名薰傳父雪屏翁畫法浙中畫師無出其右者家酷貧幾欲爲浮屠以祖宗血食不忍去忍飢植品卒以窮死有子廷瑚號鐵珊今爲名諸生亦寓節署中夜三鼓每與右甫過子舍挑燈劇譚牕外梧葉墜地如鬼聲猶刺刺不睡也今并及之

湖莊圖跋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循以母疾不果出遊授徒於家秋八月汪君慶人訪我於半九書塾先是吾母病喘欬已而鼻衄苦右體不良於動至是疾愈又前年余生孫貴齡是月二十六日值周歲母歡甚適汪君來命循設榻畱之於是相與日乘小舟泛於湖東至開元寺港高郵孫虞橋吏部先墓所在也北至梁家巷弔忠臣梁飲光之魂其對岸叢柳中阮招勇將軍之珠湖草堂也西至北觀音寺則楊都尉之誦芬莊在焉南至沈山人家飲於茅堂放言高齣尋郭隱君之墓石撫而讀之汪君以

爲勝遊不可不誌因作圖如右明年甲子大水今年乙丑水倍於前莊東之屋倒廢過半大風拔老樹二十餘株書塾之垣悉委於浪吾母以橫逆所加心志鬱鬱疾發臥牀百四十日不能起立夏六月孫貴齡殤閏月子廷琥女弧矢大病幾殆迄今羸瘠夜三鼓母呻方歇鐙炮將殘蓋中秋之後二日也回憶汪君之來間越兩歲而號笑殊情苑枯異境悲從中來愴然莫已倘汪君重爲湖上之遊對此頽垣覩斯愁貺當亦有太息歔歔低回今昔者矣爰書圖後以述茲懷

繚雅詞跋

詞之有花間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義至唐季而絕遂遁而歸於詞南宋之詞漸遠於詞矣又遁而歸於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詞無性情既亡之詞也曲無性情既亡之曲也拾枯骨而被以文繡張朽革而續以丹青且刺刺曰吾惡夫人之有性情但爲此枯骨朽革不亦災怪矣乎三百篇無非性情所以可興可怨可觀可羣至宋人始疑其淫奔也而刪之論詞而欲舍花間尊前不猶王柏之徒欲舉桑中鶉奔之篇一舉而去之乎有學究者

痛詆詞不可作余駭而問以故曰專言情則道不足也
余曰然則有道之士必不爲詞已乎曰然余因脰誦碧
雲天黃葉地一首而學究乃愀然背唾矣余徐問曰范
仲淹何人也曰有道之士也余乃告之曰此詞正仲淹
所作以刻本示之嗚乎口不言錢者其蘊利必深口不
言情者其好色必甚惟其能賦梅花所以成廣平之相
業耳晉卿董先生之論詞以情爲主適合乎鄙人之見
因鬯論之以跋其集

杜胡詞跋

杜胡謂杜蘅胡繩皆香草也杜胡詞猶言香草詞也醒

齋主人諱憬與余祖父爲共高祖兄弟雍正癸卯武科
舉人性至孝居父母喪率兩弟居廬終喪不飲酒食肉
不宿內吾族中君子人也讀其詞則溫柔旖旎余嘗謂
曰不言情者必非孝弟之人於先生此集信然

憑軒遺筆跋

族父熊符先生長先子十二歲先子於諸兄弟行最稱
聲依熊符兩公聲依公循不及見循十一二歲時初學
詩先子命質諸先生而請其訓是時聲韻未調如燕語
鵲聲莫可究辨而先生不以爲呢喃聒噪也一一爲之
改正獎而進之循於是知作詩之門經時先生授徒於

外每歲時歸謁者滿戶外先生一一接之講論不倦凡經史疑滯之義詞賦流別之條下至街市瑣談詠諸雅謔無不叩端而竭令受者解頤心快而去先生善書自小楷以至擘窠大字求者無不應室中一神龕濶丈許積紙如邱口講手書運筆若風雨而端楷凝重偏真唐人家法數十年來未見其似也精於許氏說文時作篆書或摹印是時郡中人尙鮮有言說文者也循爲六書之學實起自先生先生又善畫工詞曲登高作賦揮筆卽成先生歿已三十年先生所爲詩古文辭多不存稿間有存者零紙片素未經臚寫蓋十之一二而已嘉慶

丁卯秋九月族兄信堂出先生草稿循爲理之錄得二
卷仿笠澤叢書體合詩賦記傳爲一名之曰憑軒遺筆
先生諱軾字應瞻一字熊符號憑軒又號直道人信堂
名汝成先生子也

蝸牛草堂詩跋

聲依先生諱永與吾父共高祖兄弟也博學善屬文閉
戶著書不與市井爲伍余幼時曾見其古文一帙今求
之不可得嘉慶丙寅於族子伊蒲家得七律五首族兄
子均所手寫也近又求得蝸牛草堂詩一卷合前共三
十九首其七律夏日卽事云風過蹴開雙影蝶雨收留

得半聲蟬燕磯晚眺云海風回浪生虛白野霧埋山失
遠青編籬云秋深不礙迎朝爽春盡猶堪護落花詠秋
海棠云曉露恰憐新浴後夕陽還擬醉眠時賦竹云探
奇有客何須主絕俗惟君莫與同自然高妙可云蘊藉
精深矣先生嘗作月令注先生歿無嗣遺書皆不存是
詩尤宜珍貴也

書非國語後

一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國語則至今存一非國語
也或是之或非之而非國語則至今與國語並存然則
是非果何定乎古人之書往往是非各半苟不論其世

則一言且可非可是也是非既各半則並存也固宜孟子不信武成之血流漂杵學者奉之東都好讖緯王仲任爲論衡以斥棄一切陰陽五行之說宋歐陽公修唐書及五代史亦盡削天文徵驗皆與柳氏義合夫性與天道子貢未聞好語怪異以感民志詎足訓也褒似之事子嘗辨其謬惜柳氏未及此尙有遺耳此編戊午冬月所寫壬戌自都中歸立秋後病瘡瘡取誦之因以與吳武陵呂道州兩書及諸論說非國語者附焉是日病愈乃書其後

書韓退之毛穎傳後

昌黎韓氏作此文當時多笑之者柳州辨之以明夫張弛拘縱之理誠通儒之論哉然而人不能學昌黎而類能學其毛穎傳人不能服膺柳州他論文之言而類能服膺其題毛穎傳之言豈真以蜚吻裂鼻縮舌澀齒之物而可以常服哉縱易而拘難張苦而弛便也且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之文踵而效之則陋矣是故柳州重其文而未嘗效其作蘇長公乃有黃甘陸吉葉嘉杜處士溫陶君等傳不憚再三爲之其亦好爲俳矣長公吾且不取他無論焉

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嘉慶庚申余客武林節署值刑部汪君芝亭主師席其
齋閣與余寓處相對君晚夕課徒之暇不以余村野每
過論詩相與甚歡以所藏喬劍溪大歷詩略見示書六
卷自劉長卿至朱放共三十二人詩五百二十六首自
序云大歷十子姓氏載新書盧綸傳江鄰幾所志乃十
一人互異者三而四今合傳志退中孚發審進皇甫冉
別爲次第劉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後翱翔於天寶貞元
之際不皆與錢郎諸家接席而散佚清華之氣湛若方
新無弗同也都爲卷末以盡大歷之體製按劍溪名億
字慕韓寶應石林侍讀之孫也以詩名江淮間與長洲

沈歸愚宗伯之名相埒而不相下宗伯晚年遭遇特隆而劍溪以太學生老故其名不甚彰顯晚年遊於山西爲猗氏書院院長此書自稱主教郇陽蓋其晚年本也所著有小獨秀齋詩窺園吟稿三晉遊草夕秀軒詩鈔惜餘存稿余皆一一見之亦不專主大歷家數則此選亦不足以槩劍溪耳汪君論詩不喜義山昌谷及韓蘇諸家而好陳思嗣宗其性情襟抱之高已非俗下所及索觀其詩謙不示人而惟兢兢以能問於不能焉閱此卷畢漫書卷末歸之芝亭名恩上元人已未進士刑部主事

書李旰江文集後

漢皇甫嵩朱雋平黃巾諸賊威名滿天下董卓忌嵩將殺之以上命徵嵩爲城門校尉梁衍說嵩將精兵三萬迎帝以討卓嵩不從就徵李傕作亂用周惠賈詡策以上命徵雋入朝時陶謙等謀起兵亦請雋主其師衆欲應謙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召乎乃辭謙而就催范蔚宗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宋旰江李觀獨稱兩公爲古之至忠焦氏曰李氏之言信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范氏之言爲不智矣岳武穆奉金牌之召罷甲而歸

與嵩雋後先一轍謂非盱江之論有以啟之與故君子
成人之美不必爲當前者言之也立一言而可以教忠
勸孝聞其言者因而忠且孝焉則自我成之矣談者猶
謂岳武穆不當奉召而歸也則范氏之見耳是故立言
者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不可輕也

書徐文長集後

循三歲依嫡母謝孺人至十六歲未暫離乾隆乙巳嫡
母以滯下病不起時余年二十有三明年丙午大饑又
明年丁未始餬口授徒於城中壽氏宅甫之館之夕夢
嫡母自門外至如幼時撫摩鞠育呼乳名曰橋慶被薄

吾憂爾寒急開目無所見一燈在几上尙明迄今二十有七年余年且五十有一矣閱文長集所爲感夢祭嫡母文憶舊時夢痛楚不能已因而書之

書潛研堂文集後一

吾友臧在東刻其先高王父王林先生經義雜記請序於錢詹事竹汀先生先生旣爲作序在東刻入雜記後亦載潛研堂文集中例之通儒顧亭林陳見桃閭百詩惠天牧諸公歎爲實事求是別白精密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務名然則於王林之書非未寓目者矣乃雜記第十二卷辨魏三體石經尙書言隸續載魏三體石經

左傳遺字嘗以左傳校之見內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蘇氏題爲左氏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尙書蓋未嘗徧讀而細考之也於是歷詳其所錯者而注之矣而潛研堂文集卷三十跋隸續云洪氏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蓋洛陽蘇望氏模刻本頃金壇段若膺諦審之知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錯雜其間向來考石經者未之聞也臧氏生若膺前且百年矣若膺於雜記亦有序文在東且引段氏說附入此條三字石經文向果段襲臧之言與在東與若膺交最深嘗以爲生平知己而典質衣物爲刻詩經小

學則若臈獨得之見或不難持贈此錢氏疑之而特爲
微辭與或曰錢氏序玉林之書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
或若臈此說與臧氏適同而錢氏先見之余觀錢氏撰
溉亭別傳載所定徑一圍三一六有奇以爲獨得及聞
李尙之稱秦九韶環田三積術與溉亭之說合卽表於
十駕齋養新錄中以爲古人有先覺者則玉林所見亦
宜與若臈並舉之或偶忘之耳若臈之學不必以此一
端見其不襲臧氏說余信之在東誠篤君子其不致取
段氏獨得之見以誣其先人余亦信之錢氏旣存序文
於集中宜不爲微辭吾恐後之學者持此以疑臧氏也

而明辨之如此

書潛研堂文集後二

潛研堂文集載周易讀易揆方序一篇極稱其善言易論揲著左扚得一得三爲奇得四爲偶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儒余甚疑其但言左扚不言右甚欲求見其書夫得一得三爲奇得四爲偶無以見其不苟同於先儒也歲甲戌冬方購得此書內說揲著謂所得六七八九多寡不齊改爲左扚得三得一皆爲陽合右扚之一與三而並爲陽左扚得四得二皆陰則右扚當以四從四以六從二而並爲陰如是則太陽八太陰八少陽象

震八象坎八象艮八少陰象巽八象離八象兌八依張
轄二變三變不用掛一於是乃知錢氏之微辭矣按以
四四數之所扞止有一二三四不得有六此以右手得
六於數爲謬顧得六則必留一四數不撰以合奇二爲
六夫奇者奇於母數也母爲四而子爲六子大於母何
以爲奇揆之日法餘分以九十四爲日法未有以九十
五爲餘分者也作讀易揆方者於是說爲非矣錢氏此
序但舉左手所得不言右手又但言左手得一得三得
四而不言得二正以左手得二則右手必不容得六以
不言右手明右之非以不言左手得二明右得六之非

此錢氏之微辭也然則稱其善言易不苟同於先儒皆
泛爲譽耳錢氏文外似和平而可否寓於內如此類閱
者審焉

書鮎埼亭集後

全榭山太史得惡疾就醫於揚州雖與馬氏交而爲之
延醫治藥日視疾不少間者江都朱自天也朱是時家
中落而爲太史費不資百計求已其疾奔走憂勞不啻
骨肉太史臨歸泣謝曰吾死有知當投君家作兒孫以
報耳因相傳自天之孫介福爲榭山後身雖里巷不經
之言然足以知朱之相待者厚也太史門人董氏作年

譜稱在揚寓馬氏之畚經堂而朱事不一字及之豈太史歸未嘗言之耶抑言之而年譜諱其事耶元和惠徵士棟嘗病於揚州需參莫措汪對琴比部慨然獨持贈費千金惠病起以所撰後漢書訓纂酬之今鷺亭馮先生所刻後漢書補注卽此本也此事世亦鮮知之者朱名重慶性簡傲好作詩時稱東城狂士

書西鏡錄後

梅勿菴先生手批西鏡錄一冊元和李尙之得諸吳市其書無撰者姓氏卷首稱吾中國九章又標曰歐邏巴西鏡錄蓋中國人而纂西人之法爲此書也首列加減

乘除而名加爲計名減爲除名除爲分繼列定位法試
法平方立方三乘方法終之以金法雙法金法卽九章
之衰分雙法卽九章之盈不足也梅氏小廣拾遺云九
章比類算法統宗皆有開方作法本原圖僅及五乘西
鏡錄廣爲十乘竊謂平方立方而至五乘方其體例已
明明於五乘雖百乘千乘亦自瞭如視掌固不必增耳
時嘉慶庚申冬十月窮三日力自寫一本明年辛酉在
金陵市中買得寫本天步真原一冊不完亦有朱書鼎
按云云然則勿菴之書散失多矣赤水遺珍舉四元玉
鑑是梅氏家曾有之今求之遂不可得

自書貞女辨後

余昔以歸熙甫論貞女之非也而辨之頗傳於人間爲當世君子所可然時未詳覽熙甫全集心甚不滿於熙甫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比諸微子箕子比干之爲三仁又引夷齊未有祿位於朝而恥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爲論人者宜取法孔子熙甫固大悔於前之論矣後之非貞女者多本熙甫而熙甫此記何未之見耶惜乎熙甫尙牽於前說不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乎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

死卽嫁者轉得爲禮也哉 國律載條例言有子婚而
故婦能孀守已聘未娶婦能以女身守志俱應爲立後
是朝廷立法明明以未婚守志與已婚孀守者同一揆
矣前辨未及引補記於此嘉慶癸亥五月午日書

題禹航嚴堪忍先生遺像

右幅長三尺七寸高八寸四分像修六寸二分正面少
偏左鼻頤而豐兩目凝視一手在袖內朶而下一手持
竹杖作行狀其右上書已卯冬日古虞謝弼寫其左先
生自書凡三百五十六字內羨二字自跋云庚辰元夕
同舟至吳門風雪寒甚豪結指僵率意書此禹航天柱

老人阿晉識蓋送其子沆公車上京都以此像授之而
係以誠語也先生名武順本名敏己卯庚辰皆明末甲
子沆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倉場侍郎先生八世孫杰與
循交善因得見此卷杰語循曰舊有高江村諸公跋卷
既失而復得於是諸跋不獲見而遺像獨存嗚乎知先
生之所以存不託諸人也夫時嘉慶丙寅孟冬之晦

題阮代公先生把卷圖

江都文學阮代公先生把卷圖一卷北湖阮氏自榆林
衛千戶諱文廣始遷居公道橋代公先生爲千戶公會
孫諱世衡博文約禮兄弟不異火而居以詩書禮讓教

子弟絕去輕薄佻巧之習詳見陳鳴夏所撰北湖梓潼
祠碑記康熙間北湖多博學高俊之士以文章行誼倡
率里閭先生其一也先生生三子長諱應武康熙甲午
武舉官德州衛守備娶於循從伯曾祖之子生三子長
諱承勳太學生生子嗣環而以季女女循故循悉阮氏
軼事大學公仲弟諱承杰爲叔父康熙癸卯武舉諱大
武後生子嗣璟季弟諱承熙爲叔父邑文學諱畫堂後
生四子奎嗣琇嗣琳嗣球世守此圖寶而藏焉官保芸
臺撫部爲代公先生曾從孫作讚命其公子常生以示
循嘉慶二十一年夏五月四日公子自江西節院歸攜

圖訪我於雕菰樓循敬展卷焚香北面再拜瞻仰因爲
之記是圖正面盛衣冠坐石上左手持卷右肘隱石兩
丹屨踐芳草間面橫羨於從兩權隱出眉目秀脰豐頰
微髭須神色靜而和充而歛莊而不拘約四十許歲時
不著繪者名氏原題讚者九人畢銳字頴君康熙甲辰
進士官貴州平壩衛守備作讚時年八十一范荃字德
一處士自號盟鷗野老陳廷相字浩海一字百師邑增
廣生文九皋字秋翎號香城邑學生四人皆居北湖王
暮字戢西號蔗堂亦嘗居湖見所贈范荃詞魯金鉉字
上公自稱淮海一放人題云上章執徐之夏六月自湖

郵郡索題則城居者也未詳湯有光字茗仙爲竹西十
逸之一劉孫發號心菴徐源字思遠號秋泊高天驥字
千山號凜齋陳題於己卯畢文高題於庚辰范題於辛
巳辛巳爲康熙四十年距今嘉慶丙子凡百十有五年

雕菰集卷十九

江都熊循著

神風蕩寇記

阮侍郎撫浙之明年夏六月禦賊松門有神風蕩寇及禽倫貴刑事循始聞傳述互異未獲其詳也冬至浙寓居撫院署中閱諸文移手札又詢諸從至海上者乃得其本末艇匪者自安南來者也浙賊曰鳳尾聞賊曰蔡牽曰水澳初平陽縣海濱老龍頭石山橫互於海爲烽火門其東大崙小崙兵守嚴密乾隆五十一年調任臺灣代者不嫻於防閩賊始識逕路而窺浙嘉慶元年閩

賊李發枝引艇賊深入而浙賊附之時侍郎方督學按
試寧台有諸生之家被掠者贖母力不及婦婦乃慘死
生泣愬於侍郎侍郎有剪滅之志而非其職也四年冬
侍郎承命爲兩浙巡撫艇賊歲至者四稔矣先是更有
探之者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艇費十月糧
礮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吾敵也當是
時權衆寡強弱之勢實不足以殲賊而土賊閭賊恃艇
賊之強益橫巡撫旣泣浙艇賊猶踞台州大陳山及溫
州三盤畧三路犄角十二月丁未定海鎮總兵李公長
庚帥舟師趨入賊中轉戰自午及酉焚其桅出有陷於

陣者反篷飛入脫之賊大駭提督蒼公保謀以火攻或漏於賊五年春正月戊午賊夜焚岸芻而遁李鎮軍追之及粵夏五月始歸鎮巡撫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與占言曰前此武備廢弛賊匪始擾訓練既久官軍知奮以各憲之勞心督緝三鎮之悉力追捕曾不克擒一渠魁取一全勝者其故何也其船巨礮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礮彈不能入艇旣以閩爲向導閩卽藉艇爲聲援浙洋自南距北二千餘里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艇則閩肆其劫我當閩則艇爲之障且艇強卽遇亦未能必勝閩狡卽未遇

已望而先走此所以虛糜糧餉而不獲實效也今分三鎮各據要地巡緝本洋一遇盜船盡力攻擊此可以禦閩賊而不可以禦艇賊禦艇之計必備大船配精兵利器械擇善將者統之重之以節制各鎮之權扼險於閩浙之交艇至則盡力攻擊南竄南追之與閩師合北竄北追之與三鎮兵合如此則兵力既強而責有專歸庶有濟矣且盜非皆生而爲盜者也卽艇匪半屬閩廣土著亦非處心爲盜者也其以失業之故而竊發者少以得爲盜之利而聚集者多其所必需者口糧皆內地奸民所接濟耳奸民之出非防守不嚴則故縱之弊也採

捕小販半雜奸民其偷必多甚或以被劫呈報而實與賊通故難民之中有真有僞不可不辨也今欲澄盜源莫若安民業嚴行保甲預絕其通盜之路漸回其通盜之心無業者皆遂其生貪利者盡科其罪則人亦孰肯冒死而爲之哉內無奸民則外盜糧絕糧絕則潰散且盜亦人耳洪波巨浸之中驚風怒號崩崖撞激去死無幾仰視守法良民安居就業熙熙然有家人婦子之樂亦孰不思歸命投誠而尙忍爲盜哉故統籌禦盜之策不厚集其勢則未易猝除不力杜其源則患終未已而實力奉行不使滋弊則又在親民之吏與統領之將耳

如是數年而盜猶未靖民猶未安恐無是理也定海教諭王鳴珂陳防禦之事六攻擊之事三預籌之事四言皆可用且慷慨言曰卑職承乏海邦六載之間由縣會同督率鄉勇晝夜防禦近岸村落幸免蹂躪蓋礮聲不絕於耳火光時屬於目者屢矣珂籍臨安非瀕海教職無殺賊任然見賊匪往來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嚙肉慘不忍言雖有官兵莫能痛剿每一思之恨不飛食賊肉爲吾鄉人雪此仇辱口陳手畫目皆並裂於是鄞縣知縣郭文誌請合江閩舟師黃巖縣知縣周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

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官李其瀾湯械請禁商船漁
船定海縣知縣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
言兵船護商之利外洋追賊之難大約俱以造巨船鑄
巨礮爲首務先是弁兵剽賊失利多以船礮卑小爲辭
至是衆論如一巡撫乃奏請於上然以經費重繁又
值川楚用兵難於籌款未有定議會提督蒼公特請於
朝時廣東按察使吳公俊人覲亦言粵東兵船行有
成效上可提督之奏然提督未知巡撫先已入告也
旣而謝曰僕欲言此久矣苦人掣肘故未聞於公然吾
思殺賊以報國耳雖謫不恤也巡撫以浙無大木工

匠不嫻於造船率官商捐金得十餘萬盡以給李總兵使其子弟親丁造船於閩謂之曰此事屬君則屬君耳吾發銀平色皆足艇成不核減工料也又於杭州温州設冶局鑄鍛大礮四百餘門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鎗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警弛廢勵廉隅肅賞罰檄沿海村岸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總甲一村立一總保一山一壘立一壘長給以費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檄漁戶小船墾以白編其姓名年貌屬之埠頭旂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腳私駕者毀其船檄汛口凡船出牙稽之人日

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實以所漏之物檄海濱治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檄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檄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誅檄營汛察奸民民有緣商被劫而爲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爲之消贓者吏稽之檄村畧壯丁團練相守望立耆老紳士之賢者爲長村有警鳴鑼相召有不應者梏其頸檄府縣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敬之擢之弛者縱胥吏擾民者疾如仇遴敎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線民隨時禦捕雕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毋

少隱以故千里海溼事皆如目覩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事於是定海敎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縣知縣宋如林稽空船出口凡空出者給以照使賊無所支飾平陽縣知縣楊鏐肅清漁戶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縣知縣魏右曾力行保甲造鐵槍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字黃巖縣知縣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笕鋤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海之旗連續如雲有警鳴鑼相召在田農業者聞聲並集故賊不敢近岸太平縣知縣趙擢彤於海岸壘石爲垣外周以塹兵勇內伏寧

海縣知縣陳鵬南於健跳螺師山設劈山礮以擊賊船之人口者象山縣知縣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硤頭慈谿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巒殼舉金清港石塘樂清之岐頭蒲頭洛西地舉皆奸民偷漏之地令旣行巡樂清縣之教官王應虞訪有奸民龔大陸大阿買等通於賊誅之鄞縣之姚家浦夙爲土盜之藪官兵不能制巡撫用計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十六人旣而溫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陳大海王兆才等數十人又有浙賊潛登岸僞充鄉勇刺聽官

兵虛實者皆詰獲立斬以徇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縊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約禁偷漏閩浙賊窮蹙斷糧附夷艇五月丙戌窺平陽北關遂泊於黃沙官壬辰巡撫自杭州之鄞縣己亥提督赴台州李總兵之追賊入粵也返至閩值賊蔡牽留擊之旣歸鎮艇賊已踵至是時巨舶未成提標兵分禦各隘口李總兵初歸士卒勞頓未息巡撫以歷年剿賊閩師俱至乃致書於閩請撥閩舟師會剿甲戌巡撫至台州會提督蒼公保黃巖鎮總兵岳公璽爲會剿計是時夷艇三十餘踞三盤水澳鳳尾蔡牽各六七十船水澳南泊玉

環外洋鳳尾及土盜小船散泊大陳石塘盤鼓等舉蔡牽往來無定適聞賊與浙賊隙巡撫謀因其隙而間之葉萬根薦漁山鄭天選札王環同知招之與水澳言庚戌艇賊自三盤入深門岳總兵飭兵船漁船分泊以俟巡撫具奏請調閩粵舟師略曰粵閩浙皆有土匪而艇匪爲尤甚日多一日年復一年若不亟爲剷滅則前明倭寇甚可鑒也此時船礮未辦各盜皆萃於浙臣愚以爲分而捕之不如合而擒之爲得也請飭兩廣督臣選鎮臣帶領兵船二十號乘南風來浙同閩浙之師合剿使夷匪知內地兵力之厚策應之靈於三省皆爲有益

得旨允行夏六月巡撫駐守台州李總兵猶未至以書速之自丙午至於丙辰書六致辛酉李總兵統師出洋癸亥抵普陀巡韭山巡撫致以書曰立秋已過捕務尙無眉目水澳已竄入南洋夷匪病疫若會合三鎮便可試剿否則七月中閩師始至未免太遲矣丙寅李總兵至銅瓦門丁卯駐師石浦時溫州鎮總兵胡公振聲亦移師楚門水澳以間故兩端退泊王環與鳳尾鬬互有傷夷艇及鳳尾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環於松門山計將撲岸且避風潮也太平參將李成隆同知時敏以守兵五百鄉勇二百據松門禦之提督謀火攻巡撫令

台協中軍造火箭千五百枚札溫州府備水帶給涉水
軍兵調撫標兵二百貼防癸酉巡撫及提督會定海鎮
李公黃巖鎮岳公於台州校士館之四照樓謀所以破
賊李總兵曰賊鼠耳閩師來有日矣不戰而俟人非勇
也卽乘小船與岳總兵同赴海門巡撫卽札胡總兵自
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人定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子
丑風東轉甚遣使探兩鎮所在路阻於水丙子有弁覓
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熱人賊
艇皆破李總兵船在海門爲風水所舉絙於岸木乃止
兩鎮兵船損破大半胡總兵師在黃華關風未之及是

時賊奔竄海山水師船不可駕參將李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率陸路兵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能以礮拒且掠商船皆就禽有一艇未損賊數百爭乘而沒登岸攘食者畧長督鄉勇獲之參將蔡德耀有五舟托買米他泛立褫其冠太平武生林羽林率鄉勇及鳥鎗兵二十人乘鳥鳩杉板船出海搜捕值鳳尾遺船相拒甚急李總兵以八船駛於洋賊震而退前後生獲八百餘賊淹斃約四五千入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首從以下各如律釋難民之被擄者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礮得油布包安南敕文總兵銅印各四

救稱善艚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明日王鳴珂獲三人一詭爲瘖者一髮種種者名王貴利訊之卽其人元年秋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范光喜供辭述安南事言阮光平旣代黎氏光平死傳子光繼其中稱新阮黎之甥阮種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克復農耐謂之舊阮歲爲新阮患新阮之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而肆掠於洋繼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官五存七隙以二艇投誠於閩今造船用其式也倫貴利者廣東澄海人附安南與農耐戰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結閩盜來閩浙劫掠王弗知也安南艇七十六分前中後支貴利統後

支者四印其一貴利自佩其三三總兵佩曰耀曰南曰金南金俱沒於海耀則前日不知其爲總兵而已斬矣供若此巡撫磔貴利以供入奏 天子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冬十有二月丙辰安南國王呈覆其略曰小番世荷 天朝恩庇曠格逾涯無能酬報思以慎守疆隅永作屏翰祇因本國極南沿海農耐地方有賊渠阮種竊據其地嘯集齊梃盜夥數爲海程之患本國海防正緊間亦收撫艚客以離賊黨且助洋面帆柁之役如倫貴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國聽其住泊同商伴隨在巡防詎知該犯暗藏頑狡私瞞小番

敢爾潛約匪船越赴內洋肆行搶劫又敢擅造印劄轉
相誑誘尤爲情罪重大甘犯 天憲爲法律所不容該
犯棲居本國海分馴習旣久悔不能先燭其奸此實鈐
束稍疎所致仰蒙 聖慈普鑒洞悉肫誠訓誨有加天
日垂照恭譯 聖諭直感激於五衷更悚惶而無似謹
當遵奉訓彝綏靖封守嗣今本國所委巡海人員一一
嚴加警飭密施鈐勒斷不容結同匪夥越境作非務期
桂海永清以上副 聖天子懷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
是役也李成隆率外委林鳳飛陳際會登山追擊守備
陳世熊把總崔榮華鄭殿魁秦得勝於松門龍王堂小

菱陳獲賊三百餘人武生林羽林密長朱大錢義民徐國恩鄉勇劉向榮等獲賊百餘人巡員鄧必玉杜兆勳易元曜及提標兵武生林兆鼐獲各有差獲得竹盃紅布包夷冠服鄉民於水中得紫銅礮二各重二三千斤鐵礮重四千斤餘鐵礮三十餘門又船桅大者長八丈其夾長丈餘以鐵梨紫榆青栗等木爲之櫓木櫓長三丈餘番木碇二丈餘棕筴長三十餘丈教諭王鳴珂旣擒倫貴利感海氣至今病疽風之三日聞賊蔡牽入浙洋平陽副將徐鯤及平陽知縣楊鏐擊之水澳賊附之南遁賊登岸掘番薯鄉勇林深入賊隊斬其紅衣一人

秋九月溫黃二鎮舟師大擊水澳於東白斃其賊首林亞孫餘賊附於蔡牽判夥侯齊添共十餘船爲一黨風後艇匪餘二船一沒於海一至閩糧絕投誠鳳尾鮮有存者存者惟蔡牽及侯齊添明年土盜陶小貓張阿愷投誠言蔡牽有五十船水澳十七船二者恃衆敢於拒捕又有剃鬚烏艚十二船晉江邱念二船然遇官兵則遠避而畏舟山李總兵尤甚六月癸酉之事天子以爲誠感神應敕建天后宮龍王廟於松門事詳陽湖孫觀察星衍所撰碑記六年夏四月巨艇成巡撫檄每鎮統艇十每艇統兵八十人各載紅衣洗笨等礮三鎮

之合統於李兩鎮之合統於岳有知盜不追臨敵退縮者參劾治罪

神風蕩寇後記

聖天子仁勇神武賞罰明信將帥用命嘉慶十三年夏命阮元復任浙江巡撫明年春詔邱良功補授浙江提督秋八月丙午殲逆賊蔡牽於温州黑水洋海寇悉平閩師合戰之力也牽漳州民乾隆六十年間入海爲盜時浙賊鳳尾閩賊水澳最強牽及箸黃附之嘉慶五年夏六月神風蕩寇之後鳳尾盜首莊有美其母李縛獻水澳賊首林亞孫斃於東白惟牽遁於閩牽之黨矣

齊添不睦於牽收水澳鳳尾餘孽別爲一幫牽忌之六年冬與妻誘殺齊添於台州石塘洋官兵嘗追牽將及之一紅衣人自艙中出緣桅而上斧其篷索却令兵船乘風不可留擊紅衣者牽妻也齊添死其黨推張阿治爲總盜首稱竅嘴幫又名肥餅阿治分其黨爲三小賊首曰白面角卽陳角曰郭潭又名烏蛋曰紀江均又有爛脚陳黃葵亦侯之黨也自爲新興幫又稱再興幫與張阿治並爲浙賊牽旣殺侯齊添並其衆七年五月在閩颶風碎其船賊黨星散勢最弱閩師不能剝滅遂至瑤山招集餘賊然勢未強也八年正月丁卯朔牽竄漁

山浙江提督李長庚溫州鎮總兵胡振聲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賊糧盡篷索戰具朽壞我師據上風賊不能遁乃遣其人干興泉永道乞降於閩閩使道赴三沙招撫之牽又言曰果許降勿令浙兵偪我閩又信之以令箭調浙兵居下風牽得聞不果降颺去自是乃猖獗無所憚至於渡臺灣稱王攻掠城野九年夏六月天子命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以溫州鎮海壇鎮爲兩翼專捕蔡牽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總統追賊至境率師助之命未下溫州鎮總兵胡振聲殺賊死之先是浙撫造艇旣成名曰霆船船堅壯載以

巨礮故漁山之役牽幾獲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
大於霆令商載貨出洋濟牽用而僞以被劫報官牽遂
能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粵盜朱
瀆糧斷牽分米飽之與瀆合瀆駕紅頭艚船猝入閩
海牽瀆共船八十餘勢甚熾四月甲申胡振聲以船工
木在閩往運之閩人懼賊止振聲於閩以禦賊六月戊
午朔越五日壬戌胡振聲獨率二十四船首擊賊於竿
塘閩師不援遂陷於陣同舟八十人同日死秋七月賊
牽賊瀆以九十船分三幫入浙至於黃龍八月丙子總
統率海壇鎮孫大剛溫州鎮李景曾黃巖鎮張成定海

鎮羅江泰出普陀東擊賊於定海北洋大破之牽黃濱
不用命濱怒先返牽濱分牽勢乃少衰十年春三月黃
葵率其黨五百人降於浙浙盜自鳳尾外又有小貓幫
補網幫賣油幫皆土賊小盜六年五月小貓幫張阿愷
等九十人先後降餘賊徐亞六等二十四人象山鄉勇
陳元章獲之於王環冲擔嶼小貓幫滅六月溫州鎮兵
擒丁亞奎四十八人於東日補網幫滅七年八月賣油
幫盜首楊課率其黨百十五人赴王環降賣油幫滅黃
葵屢挫於黃巖定海兩鎮訓導葉機以鄉勇破之於江
南小羊山至是詣王環乞降新興幫亦滅浙海土盜惟

張阿治合小肥餅邱獺而蔡牽竄於閩是年夏浙撫阮

元以憂歸李總統致書浙撫清公安泰曰蔡逆有舟八

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八十二浙洋尙有邱搭卽邱小

肥賓卽小肥餅等船三四十而定黃溫三鎮兵船亦不過三

四十自計兵力未足以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

萬全萬一軍威一挫所關非細長庚自制府奏定勒限

一年以來奔馳閩浙歷涉艱阻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

勞無裨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各處兵力俱單止恃

長庚一人往來追捕或閩或浙顧此失彼賊反以逸待

勞前奉有不可徒事尾追之旨仰見 聖明洞鑒今日

之病實在於此竊謂閩浙兩省必須各立大幫兵船屬
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彼此呼應如賊在浙界閩兵卽
由三沙四霜一帶策應遏截在閩界浙兵亦如之隨賊
所竄勿予以暇而奸民之火藥蓬楨亦不能源源濟賊
庶事有少多云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率浙閩之師追
賊入粵海先是牽以百船合陸路萬人寇臺灣總統率
金門鎮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大破之時所部止三
千人閩不濟師助塞鹿耳門牽得遁去然已狼狽不支
奸人濟之勢復張已而擊之大星嶼又擊之浮鴈牽僅
有三船將就擒總統中賊礮遽卒閩師遠見總帥船亂

竟退牽遁入安南夷海中李公之威賊畏憚若神而屢
不得志於閩 天子聖神先覺誅閩將士不渡臺者連
大吏之掣肘者洞悉譴忌之口專任長庚長庚沒 天
子震悼疊下詔書封長庚三等壯烈伯謚忠毅以忠毅
戲下士王得祿嗣其職勉以同心敵愾之義上以張國
威下以洩衆憤爲長庚復仇於是浙閩將士感泣激勵
無不誓以死殺賊明年牽自安南夷洋回棹朱潰資助
之復與潰合百數十船入浙浙中土盜張阿治滋擾亦
急浙江巡撫阮元復蒞任夏五月丙午親駐鄞縣肅軍
政嚴防禦增器械配船礮募義勇杜岸奸尅期剿賊一

月之內定海鎮兵獲董清秀二十一人於鼠浪湖提督
舟師擒陳丁五十六人於佛肚山擒陳雄二十四人於
羊山黃巖鎮兵擒林桂二十六人於沙護黃巖遊擊劉
成魁太平參將福爾敏生擒王宗榮二十三人象山知
縣孫泉雯獲王阿倉三人王環同知宋如林生擒李亞
羅義勇船何廷模獲蔡四二十四人於韭山斬首五級
葉機在岱山獲盜十一人機弟樞追盜至江南崇明獲
一船生擒李葛十一人皆張阿治黨阿治竄於南秋七
月蔡牽朱潰入浙巡撫駐鄞縣督擊用間以離之浙江
副將項統自閩歸遇潰於韭山攻之獲一船擒其黨王

長潰竄於閩已而閩總兵許松年擊斃之其弟亞盧其
衆提督何定江擊牽牽不敢拒亦遁於閩乃并力剿張
阿治擒其黨百六十人阿治窮蹙巡撫訪得其母與弟
在閩之惠安密告總督阿林保總督宿飭惠安知縣吳
裕仁繫其母與弟阿治乃率其黨四百七十六人破八
十六乞降覈諸幫滅小盜首郭潭紀江均先滅於閩陳
角投牽黨青筋茂茂降角不知所終其黨惟亞盧存亞
盧一名亞羅一名駱盧仔號小差幫冬十二月甲寅同
知陳大琮攻亞盧於魚山外洋獲其船擒二十八人斬
五級十四年夏四月温州鎮李景曾定海鎮朱天奇參

將印章主簿朱錦城同知陳大琮候補知縣葉機共剝之僅餘數船提督邱良功初蒞任追之至温州秋七月乙亥颶風覆亞盧船亞盧溺死餘二船四十四人平陽知縣周鎬擒之浙洋土盜盡平亞盧溺之日牽舟亦壞漂於松門龍王堂至於定海邱良功自閩海追擊攻之閩師亦至八月壬辰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黃巖總兵童鎮陞合師擊癸巳雞鳴童鎮陞率所部首追及賊賊回拒鎮陞擊賊篷頂落守備武定大躍上賊船擒其黨王烏五十一人斬首十級獲其礮械九十賊落海死者無算牽由衢港竄入外

洋先是李忠毅鎮定海巡撫阮元與相勉勵以盡心痛
賊爲務忠毅嘗追賊至極遠外洋於島嶼獲一豚贈巡
撫蓄之誠本堂每聞其啼巡撫輒曰非李總兵奮力剿
賊不聞此聲嘗相與賦詩倡和以見志忠毅以鹿洲集
貽鹿洲集者漳浦藍鼎元作鼎元以其謀佐兄襄毅公
平海寇朱一貴撰平臺紀略以是勉巡撫且示己志也
巡撫復任時忠毅已沒於賊慷慨涕泗芄蘭數親督戰
海濱提督邱涖任推心相結親若兄弟嘗勉之曰聖
明厪念海洋無時或釋殲擒渠魁仰副 旰宵在此一
舉又致以書曰蔡逆坐船高大浙師向攻往往不能得

力然賊船雖大而少兵船雖小而多若令某鎮隔斷賊黨不令救援以隔斷爲功不以攻獲爲功別使某鎮高大堅好船若干隻專伺蔡逆本船連環施放鎗礮破其篷胎舵牙使彼不能行駛然後更番攻擊多用火箭火瓶賊行與行賊止與止久久相待賊之就擒可必矣時巡撫將入都祝嘏又致以書曰一切剿捕事宜諸望專司指揮提挈並明示將士以功過所在俾共圖免過立功元身在省垣心繫海上今兩省舟師及所僱商船共得七八十號兵力壯甚殲滅渠魁定在此舉捷音不遠大人與王提軍平賊卽會奏勿遲也牽旣竄閩師以

朱渥入閩南還禦之浙師北追賊至馬蹟不見賊己亥
牽由潭頭外洋而南癸卯邱良功至普陀簡舟師窮追
南下甲辰至牛欄基謀知牽匿黃巖之魚山乙巳黎明
追及賊方起篷南竄偏之牽返篷拒牽所乘綠頭大船
良功揮令衆舟趨而圍賊以礮擊黃巖鎮船桅折時閩
師猶在浙乃合擊俱乘上風賊懼向東南遁浙師隨擊
自卯至申斃賊無數轉戰至黑水深洋閩師亦至海壇
鎮孫大剛從浙師與賊船偏以火燎賊賊亦以火拒時
夜半風浪並怒不得登賊船隨浪戲出良功據上風截
之賊莫能遁丙午寅刻良功率各舟師聯絡攻擊牽且

拒且逃右營遊擊陳寶貴左腕傷於礮午刻過黑水洋見清水良功曰深洋寫遠天且晚此時不得賊賊將遁大呼以己舟駢於賊舟東閩師至閩舟駢於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棹札浙船決死戰我兵奮勇無不一當十賊多跳水死賊以矛刺良功貫腓流血邱成勳良功兒子也與賊格鬪墜海死海壇鎮孫大剛乍浦參將陳琴守備李增階各以舟師趨賊賊火斗及增階藥艙艙轟琴兩足傷舟亦沈琴增階遇杉板救不死牽僅有二十人船漏壞牽急將以火投藥艙自轟浙船被毀掟脫出閩船遂駢於賊船賊猶以死拒敵東風

大起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力持賊浙師
自外觀之礮火聯絡賊以礮擊王得祿傷額及肘忍之
揮千總吳興邦以火攻賊船舵樓脫牽別子小仁與其
黨矮牛等隔於衆鎮不能救牽船裂與妻子落海死是
爲八月十八日越四日庚戌巡撫赴京師乙卯過揚余
餞之北湖相墩及辦賊事巡撫曰賊平宜幾日矣因述
所以制賊事宜時實未知捷音未幾閱邱提督報書乃
得其詳余往來節署者有年稍知海上本末嘗慟李胡
兩公之死自恨懦懦不能執殳從 王事旣聞賊平大
快頌揚 天子之盛德以示里中父老里中人莫不歛

獻太息浮太白以相慶也或曰蔡逆之滅由浙師奮不顧身首先攻擊致賊不能遁閩船大鈍於浙追及時賊已垂殆故收其功耳焦循曰否否方浙船破僅存底板邱將軍足且傷使非閩師戮力同心邱將軍縱不罹李胡之禍賊亦揚帆去矣當是時賊船與浙船結閩船夾浙船外浙船毀而閩船又駢於賊船賊所以滅耳向者三沙之役閩地也而閩誤之今賊所殲之地浙地也而閩助成之然則賊之生死視閩浙合與不合李忠毅殺賊之勇詎遜於邱乃抱恨而殞者抑又何哉牽旣死是冬朱渥亦以其黨降於閩海寇悉平胡振聲閩人嘉慶

五年爲黃巖副將從總兵岳璽擒獲箸黃盜首江文箬
黃滅授温州鎮總兵九月會黃巖鎮滅水澳於狗洞門
六年正月追侯齊添於披山洋破之六月滅補網幫於
東日十月擊蔡牽於南麂生擒其黨林照四十四人八
年正月從李長庚追蔡牽至閩牽幾獲十一月戊戌夜
襲蔡牽於南麂己亥與參將李景曾縣丞王正悅三路
掩擊獲賊九十六人礮械數百是役也振聲身先近賊
牽幾就擒振聲殺賊之勇亞於李戰死於閩閩者悲之
葉機定海人由廩生官訓導八年夏請以家財募鄉勇
下海捕賊數有功巡撫薦之陞雲和教諭候補知縣陳

大琮同安人壯烈伯李長庚女壻也安徽候補同知以
諳習出洋巡撫奏留浙授同知

雕菰集卷十九